

# 西谛藏书题跋选录

郑振铎 遗稿



## 一、日月刻度通书一卷

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一册

此为今存之第一部  
中西合璧历书，于东西  
文化交通史上关系极  
大。予从郭石麒处得  
之，为之狂喜不已。石

麒盖从吴县胡玉缙氏遗书中搜得者。胡氏书  
已尽为南北各书贾所购，散于各地。予于此  
书外，仅获清代文集数十种耳。民国三十一年  
一月二十二日幽芳阁主记。

## 二、素园石谱四卷

明林有麟编 明万历刻本 四册

素园石谱，明刊本殊罕见，初印者尤  
少。此本予于十五六年前得之北平，仅有第  
三及第四卷。不意顷复于忠厚书庄得第一、  
二卷，恰成全书，且恰是不远复斋旧藏之一  
部，诚奇缘也。癸未冬十月十六日纫秋居士  
书。

## 三、清晖阁批点玉茗堂还魂记二卷

明汤显祖撰 明刻本 四册

昔李开先藏词曲甚富，自称词山曲海。  
黄蕙圃亦多收词曲，自颜其所居曰学山海之  
居。予弱冠而好收书，历三十载，所得所见  
不下二、三万种，就中亦以词曲为多。惜以  
家贫多累，每睹好书未能尽收耳。尝得“杨  
升庵夫妇散曲”，“夏桂洲词”、“陶情乐  
府”，“碧山乐府”、“泮东乐府”、“夏  
暘词”诸书，均明刊本也。劫中复得秦时雍  
“秦词正讹”半部，尤为得意；而明刊传奇

所收亦多，西厢、还魂二种尤着意罗致异  
本，尝于南北各肆搜得明刊西厢各本凡十四  
五种，刘龙田本最为罕见，独以未有嘉靖以  
前刊本为憾耳。遂从“雍熙乐府”中辑得西  
厢全曲，后孙君楷第以活字印出，世人乃稍  
睹西厢本来面目。至还魂一记，今人所知者  
都为冰丝馆删本。暖红室所刊亦是翻冰丝馆  
本。“六十种曲”收还魂二部，一是原本，  
一是改本，知者已罕。至明万历原本则见者  
益少矣。予有万历刊石林居士序本，白棉纸  
印最为精好，插图出虬村诸黄手，尤流丽可  
爱，线条细如毛发，而人物神态活跃有声  
色，他本皆不及远甚。冰丝馆本插图即出于  
此本。继又获“清辉阁批点玉茗堂还魂记”  
一种，则为冰丝馆本批点所自出，予尤宝爱  
之。自罹劫以来，予旧藏书烬于兵火者半，  
出以易米者亦半，书库中物垂垂尽矣。独此  
二种及其他词曲诸本守之未失。纫秋。

## 四、汝水巾谱一卷

明朱术询撰 明崇祯刻本 一册

汝水巾谱为张菊生先生所贻。明人有冠  
谱，见四库存目。予尝见一旧钞本。此巾谱  
别是一书，四库未收，且刊刻极精，洵异品  
也。

纫秋。

## 五、景鬼簿二卷 续篇一卷 明抄本 二册

十七八年前，赵斐云先生自北平南下访  
书。时马隅卿先生方归四明读书。我辈偶发  
豪兴，欲至甬访之，借以登天一阁观未见  
书。海上台风适大作，未能成行。便先至杭  
州，转绍兴，至宁波。中途赶车，独雇大汽  
车一，飞驶而去，西湖鉴湖之胜，皆不暇揽

之矣。至则与隅卿先生日夕欢谈，意兴豪甚。隅卿出札记数册相际，皆有关小说戏剧之掌故与史料也。予与斐云大喜过望，竟抄数十则。又有“明代版画刻工姓氏录”一册，予睹之如获异宝。隅卿云：此录创始于陈大镫氏，王孝慈得之，复加增补若干人。隅卿从孝慈处钞出，又就所知补入若干。予请于隅卿，穷半日之力，复传录之。就所忆及者，又补入若干。隅卿更就予所补入者补入焉。此数日放诞高论，旁若无人，自以为乐甚。夜寓隅卿老宅东厢，屋顶作半穹形，大似明代版画中之图式，古趣盎然。予尝笑谓二君曰：是入王伯良校注“西厢记”之画中矣。隅卿日奔走谋一登天一阁，而终格于范氏族规，不得遂所愿。盖范氏尝相约，非曝书日即子孙亦不得登阁也。于是我辈乃谋访鄞地各藏书家，尽数日之力，于冯孟颢朱鄞卿、孙蜗庐诸氏所藏，皆得睹其精英焉。孟颢所藏姚梅伯稿本甚多，予抄得姚氏“今乐府选全目”，殊为得意。鄞卿藏曲子亦不少。蜗庐于书深藏秘锢，而于我辈则尽出其佳品。

“女贞观重会玉簪记”是白绵纸本，劫中曾出现于沪市，予无力收之，为徐君伯郊所得。而为余辈所最惊心动魄相视莫逆于心者，乃是明蓝格钞本“录鬼簿”一书，后附无名氏“续录鬼簿”一卷，为研究元明文学史最重要之未发现史料。余辈丐求携归细阅一过，蜗庐慨然见允，他书遂亦无心相赏矣。立携书归，竭三人之力，于灯下一夕抄毕。后此抄本北大曾付之影印。又于大西山房见姚氏之“今乐考证”，亦矜为秘笈。后为隅卿所得。北大亦尝为之付印。此行所获良多，归装固不俭也。隅卿所藏书尽散，蜗庐所藏顷亦为杭贾挟之沪上求售，予见明蓝格钞本“录鬼簿”，不能不动心，索六十万金，乃举债如其数得之。亟函告斐云，斐云云：将为一跋以记之。予乃述我辈访书经过，以示斐云。呜呼！当时少年气盛，豪迈不可一世，今友朋之乐尽矣，谁复具好书之

癖如我辈者？而斐云与予亦垂垂老矣！

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郑振铎。

## 六、石仓历代文选二十卷

明曹学佺编 明崇祯刻本 十六册

“石仓诗选”余求之二十余年，尚未得其全。礼府藏本已东去，是终天之憾。此“石仓文选”尤为罕见，虽价昂却不能不收。书出宁波，疑是天一阁物。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 西谛记

此石仓国初文选二十卷，未见诸家藏目著录。来薰阁主人陈济川从鄞大西山房林集虚处得之。我一见即惊为秘籍，亟挟之而归，价百金殊昂，然不遑计及之矣。玄览堂所聚总集中，此是白眉。

程本丘文（卷十九）多有关滇南史地，于研究边境少数民族文献之人颇有用。

## 七、新刻山海经图二卷

明刻格致丛书本 二册

此格致丛书本也，却不多见。予已有明饒有图本“山海经”二种，董会卿得此书于上海，予见之，亟向之购得，并此乃得三矣。胥是模糊影响、向壁虚造之谈，颇富想像之力，亦多创作之艺，论美术史者固应收之也。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西谛记。

## 八、夷门广牍存五十五种

明周履靖编 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  
四十三册

周履靖编的“夷门广读”收入奇书异籍不少，惟全书究竟有多少种，迄无总目。涵芬楼影印本是最多者，但仍非全书。其中讲修真的几种，稍涉褻语，便有意删去不印。惟亦有无意失收者，像这个残本里的“续易牙遗意”，就是一个例子。予收得广牍零种不少，却未能配全。此一本是今春由萧新祺送来的，亟收之，他颇懂书，常访得异本归予，价也不甚昂也。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西谛。

## 九、天章汇录不分卷

清陈宏谋编 清培远堂活字印本 四册

见此书于来薰阁案上。陈济川云：是活字本。录清代御撰书题跋目录，甚罕见。顷方于效贤阁取来。予翻阅一过，即挟之以归。这是陈弘谋所排印的，中缝有培远堂三字。研究目录学的人殆皆未见此书。虽所录都为习见之作，而其体例则是一种创作也。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灯下，西谛记。

## 十、玉台新咏存六卷续玉台新咏五卷

明嘉靖刻本 三册

此嘉靖刊本“玉台新咏”十卷，“续玉台新咏”五卷，诸家书目皆未见著录。带经堂从广州购书数百种，中有此书，予一见即收之，虽中缺五至八卷，亦无伤也。欲夺之者颇众，但终归予有。西谛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灯下。

“木犀轩旧本书目”有嘉靖仿宋本，当即此书。

## 一一、哲匠金桴存四卷

明杨慎撰 明隆庆刻本 四册

此明隆庆刊本“哲匠金桴”五卷，写刻至精，是“佩文韵府”等书的先声。各家书目皆未载。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晴空碧静，心意畅恰。偕王君崇武至隆福寺文渊阁得“水明楼”“纺授堂”诸集，骤若贫儿暴富，快意之极。复同往中国书店询常熟所购邓志谟五局传奇消息。店中人云：书已寄到，即取出阅之，果是百拙生之作，即挟之归。他们复取出明板书数种，“哲匠金桴”亦在其中。予以其罕见，虽缺失卷首，亦收之。似斯类奇书，稍纵即逝，固不能论全缺也。西谛记。

## 一二、钓台集三卷

明杨束编 明万历刻本 一册

此明万历刻本“钓台集”三卷，疑非全书。序云十卷，但目录实只三卷，不知何故？惜未得他本一证之。王富山从宁波购得残本书不少，此亦其一。又有明刻“国雅”数册，恰能配齐前收之不全本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西谛记。

## 一三、唐皮日休文藪十卷皮从事倡酬诗八卷

唐皮日休撰 明万历三十六年

许自昌刻本 四册

许自昌刻皮日休“文藪”十卷，“唱酬诗”八卷，予得之北京来薰阁。数年来予发愿欲治唐人诗，惜所得不多，未敢即行着手。然俟材料俱备，则将待之何年何月乎？只好一面广搜诸本，一面进行校读耳。许氏所刻诸唐人集，予已得不少，今复获“皮氏文藪”，自是快意，不知何时始能并得陆鲁望“甫里集”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灯下西谛记，时万籁俱寂，枯笔着纸之声可闻也。

## 一四、纺授堂集共二十六卷

明曾异撰撰 明崇禎刻本 八册

“纺授堂诗集”八卷，二集十卷，文集八卷，明曾异撰著。“禁书目录”入全毁目中。带经堂从福建购来，我一见即收之，故价乃奇昂。得读奇书，即是一福，固不必问值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灯下西谛记。

## 一五、水明楼集十四卷

明陈荐夫撰 明万历刻本 六册

隆福寺带经堂从福建购得好书不少，此陈荐夫“水明楼集”，与曾异撰“纺授堂集”乃是其中白眉，而皆为予所得，自诧书运不浅也。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灯下西

谛记。

#### 一六、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存七卷

明熊大木编 明周氏大业堂刻本 七册

余尝于三年前从孙实君处得明周氏大业堂刊本“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六册，虽是不全本，亦以重值收之，盖明刊小说书最为难得，大业堂镌小说不少，余一本都无，故遇此书尤不肯放过。今晨偕晓铃访书隆福寺，晓铃云：粹雅堂颇有零本好书，因同过之。主人张君出此相示云：彼旧曾经营三友堂，知三友堂所得小说戏剧书多归余。孙实君之唐传亦系彼所售予，中缺五六两本，今此第六本理亦归之余。余领之，乃以四十金取归，不知其第五本何时可得也。西谛记。

#### 一七、爱琴馆评选诗慰存十四家

明陈元衡编 清澄怀阁刻本 四册

余先得陈元衡“国雅”。但历访南北各肆，求诗慰却不可得。即董某复刻本未有。顷乃于上海来薰阁得原刻“诗慰”四册，虽残缺不全，亦欣然收之。曾至北京图书馆抄得诗慰全目，计初集二十家，此本存者凡十四家。二集续集八家则此本均无有。北京图书馆藏本所缺高淳刑孟贞的“石臼后集”一卷，此本却有之。海内有此书者，恐无第三家也。此书入禁书总目（全毁），故流传甚少。一九五七年一月十日西谛记。

#### 一八、代言选五卷

明倪元璐撰 明刊本 四册

倪元璐集今传世者凡数种，独此三刻“代言选”五卷，乃陆贽制诰苏轼内外制的同类，却未见传本。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九日傍晚至隆福寺修绠堂，翻阅案上乱书，得之，大喜携归。王思任文震孟王铎三序尤能阐发作者的用心。觉斯以书名，予数见其墨迹，无当意者。此序却写得潇洒飞动，大见精神，名下诚无虚士也。西谛记。时方集数

残本“石仓”、“大明一统名胜志”，细细查对，尚阙十余卷，未得成一完书，殊见闷损，而夜已深矣。

#### 一九、文体明辨存三卷

明徐师曾编 明建阳游榕活字印本 一册

宋元活字本书，今不可得而见矣。今存的最古活字本，都是明人所排印的。唐人集以铜活字印者近百家，“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均有明活字本。无锡安氏、华氏均用活字印书。蓝印活字本墨子最为显赫，却不知为何地所印。予收明清二代活字书不少，明代所印的虽都为残本，却多半是不见著录者，此“文体明辨”亦是残书，乃明建阳游榕制活板印行，雕板史上又多一重要的人物矣。

一九五七年一月过三友堂得之，彼方自山西收书归来。西谛记。

#### 二〇、乾隆戊戌年摺绅全书不分卷

清乾隆刻本 四册

前见滂喜斋潘氏有“康熙缙绅录”，此为罕见，跋之者颇多。三年前，予于杭州得“崇祯缙绅录”，则当为今知的最早的一部了。顷于琉璃厂邃雅斋复见乾隆戊戌（四十三年，公元一七七八年）的“缙绅全函”，虽时代较晚，而内容包罗甚广，于舆图外，每府均注出要缺、中缺、简缺及风俗、学校、土产和养廉银数，每县更有地丁银数、杂税银数、仓谷石数和办公银数，是大好的清代中叶经济史料也。不仅仅记载职官姓氏而已，因亟收之。与崇祯一部，并度于架上。时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日，日色大佳，渐透春色，久郁的情怀也殊是畅适。西谛记。

#### 二一、唐人选唐诗六种

明万历刻大字本 六册

唐人选唐诗向来只见有汲古阁刻“御览诗”，“篋中集”、“国秀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搜玉小集”、

“极玄集”、“才调集”、八种。后获明仿宋刻本“国秀集”，乃知选刻唐人诸选，其风亦自南宋书棚创之。又得明刻本“才调集”则知明刻亦非一、二种。顷从北京中国书店得此本，所存几篋中。国秀、河岳英灵、中兴间气、搜玉、及极玄六种，系明万历年间刻大字本，又出仿宋汲古诸本外，书囊无底，信然也。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日上午于开会后偕赵斐云夏作铭二君同游书肆，获之，甚是高兴。时风日晴和，大似仲春佳晨。此书久久杂度乱书堆中，无人过问，一旦脱颖而出，大是庆幸。西谛。

## 二二、蔡中郎文集十一卷

汉蔡邕撰 明万历年茅一相刻本 六册

“蔡中郎集”以明华坚活字本为最罕见，今则收入四部丛刊中，家有其书矣。次为徐子器本，又次为余汝成本，此书则为茅一相编刻本，斟酌诸本异同，颇为精善，惜世少知者。予从北京隆福寺修绠堂得之，与徐余二本并储诸玄览堂中，好书日少，即得此明刻亦复自喜。西谛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七日丁酉除夕。

## 二三、贞白集存一卷

梁陶宏景撰 明嘉靖三十一年  
黄省曾刻本一册

予锐意欲收六朝及唐人集，惜入手已迟，所得无多，不能不兼及断简残编。此“陶贞白文集”，虽仅存下卷，重其为五岳山人刻本，故亦购之。（从修绠堂购得），西谛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七日 丁酉除夕。

## 二四、高适集十卷

唐高适撰 明正德刻本 二册

“高适集”有明活字板本，凡八卷，有诗无文。又有张逊业东壁图书府本，亦只有诗二卷。以后翻刻张本的诸明刊“十二家诗”，像许自昌杨一统所刻的也都是二卷

本。四库收的是十卷的影宋钞本，于诗八卷外，第九、十两卷是文，最为完备，惜未有复刻本。曾在北京隆福寺修绠堂架上，见有明正德嘉靖间复宋刻本一部，亦是十卷，有诗有文，一时匆促，未及购之。今天是夏历戊戌年元旦，偕赵万里君游厂甸，偶忆及此书，因亟往修绠堂取之归，玄览堂所储唐人集又多一善本矣。一九五七年夏曾在藻玉堂取得一部明正德刻本“王昌龄集”，凡三卷，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与此本正同。闻正德时，曾刻王、高、孟、岑、四集，惜予仅得王、高二集，颇疑此种十行十八字本盛唐人集当不止是四家，且似不限于盛唐一代。朱警刻的“唐百家诗集”，亦是十行十八字，疑均出于南宋的书棚本。朱本有王昌龄、孟浩然二家，却无高、岑，不知何故。研讨唐诗刻本是一大学问，非广搜异本，多集资料，不易有可靠的结论也。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灯下郑振铎记。

## 二五、六朝诗集五十六卷

明嘉靖二十二年薛应旂刻本 十二册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九日到琉璃厂藻玉堂购得此书，方治汉魏六朝人诗，得此明刻六朝人集中的白眉，喜可知也。西谛。

予于数岁之前，方动广搜六朝唐人文集之念。唐集多而较易见。六朝文集则于汪世贤、张燮、张溥诸本外，绝无所获。即张燮所刻七十二家，亦可遇不可求。予所有者不过二十余家耳。至“蔡中郎集”“曹子建集”、“二俊集”、“陶渊明集”则异刻较多，予亦未能尽得之。去岁之春，始得嘉靖刻本刘孝绰、刘孝威集；其夏，又得梁武帝、梁简文帝集，皆是半页十行十八字本。梁武帝集前并有嘉靖癸卯（公元1543年）薛应旂序，乃知诸集皆应旂所刊。他究竟刻了多少种，是否有所本，则不可知。入春以来，书运甚佳，既得明万历本“唐人选唐诗六种”于中国书店，复得明茅一相刻本“蔡

中郎集”于修绡堂，深感书囊无底，佳本仍不难得也。今晨过厂甸藻玉堂，王子霖云：有薛刻六朝人集，甚是精善，即出以相视，乃是薛刻全书也。凡收六朝人诗二十四家，于梁武帝、简文帝、二刘外，有梁宣帝、梁元帝、后周明帝、陈后主、隋炀帝、陈思王（四卷）、阮嗣宗（三卷）、嵇中散、陆士衡（七卷）、陆士龙（四卷）、谢康乐、谢宣城（五卷）、谢惠连、鲍照（八卷）、江文通（四卷）、何逊（二卷）、沈约、阴铿、王子渊、庾信（二卷）等二十家。颇疑是从宋书棚本复刻。北大图书馆所藏李氏书中亦有此本，亦是二十四家。明人所刻汉魏六朝人集，当无早于此刻者。明末阎氏汇刻“萧梁文苑”一书，也是以这部书为底本的。暇当用汪张诸本细校一下。西谛又记。

## 二六、新鐫女贞观重会玉簪记二卷

明高濂撰 明黄德时刻本 二册

将近三十年了，当在第一次见到这部书的时候离开现在。那时，赵斐云将赴宁波访书，马隅卿恰好闲居在家乡。斐云约我同行。我少年好事，一诺无辞。海上飓风适大作，不能作海行。乃经杭州、绍兴、乘大汽车达宁波。我们住在隅卿老宅的东厢，昼夜豪谈。谋登天一阁不得，则访书于冯孟颢、朱赞卿、孙祥熊三家。孟颢、赞卿皆尽出所有，以资探讨。孙君独吝，迟迟乃出明蓝格抄本“录鬼簿”后附有续编者，及明白绵纸刻本“女贞观重会玉簪记”二书。二书出它皆闾然失色。我们相顾动容，细细翻阅数过，于“玉簪记”的插图，尤为欣赏不已。然终不得不捧书还之。独于“录鬼簿”则不忍一释手，以其中的戏剧资料均为第一手的，少纵即逝。乃向主人力请一假，约以次日归赵。孙氏慨允我们之请。我们心满意足，抱书而回。就在当夜，拆书为三：由我们三人分写之，这是值得通夜无眠地来抄写的。这部抄本后来由北京大学付之影印，人

人均可得见之了。过了十多年，在一九四六年冬天，杭贾赴鄞购得“录鬼簿”及“玉簪记”，欲以归予。我久不购书，且方在穷乡，亦无力以得之。然如见老友，实在舍不得放开它们。不得已乃举债以得“录鬼簿”，却无能并获“玉簪记”了。后闻“玉簪记”已为徐伯郊所有，则不复更作收藏想。不意年初上海古籍书店函告云：有白绵纸本“女贞观重会玉簪记”欲得之否？颇疑即是前书，姑函索阅，书至果即是孙氏物也。三十年梦魂相思，终得有之，能不谓为书缘有合乎。十多年前，鱼与熊掌势不可得兼，不意十多年后，二书竟能璧合。此书索价至四百金，可谓昂甚，然不能不取之。聚书满家，独此二物萦系心头，似灿灿作光。不仅书是白眉，即遇合亦甚奇也。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郑振铎记，时小园中红梅正含苞欲放，丁香、海棠均茁嫩叶，而郊外柳色已黄，春光徘徊，中人欲醉。

## 二七、新鐫赤心子汇编四民利观翰府锦囊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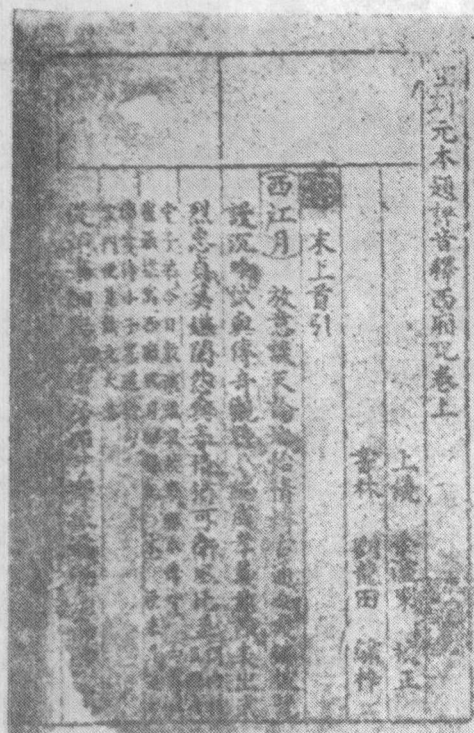
明刻本 二册

此明代坊间编刊的日用书之一，亦是建本而出于徽郡者。冶秋为予得之。此类书予收得不少，将作一综合的研究。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西谛记。

## 二八、新鐫古今大雅北宫词纪六卷南宫词纪六卷

明陈所闻编 明万历刻本 十二册

予于三十余年间，先后收得陈所闻选的“南北宫词纪”八部之多。初收的几部，但求其少烂板断板而已。后乃进而求其初印无缺字者，但终不免每卷均有缺页、并页之处。“北宫词纪”卷五及卷六的目录中，间有各附插图一页的，得之已为之惊喜不置，不意最后乃获初印的“北宫词纪”和“南宫词纪”各半部，“北宫词纪”卷首并有词人姓



明刘龙田刻本《西厢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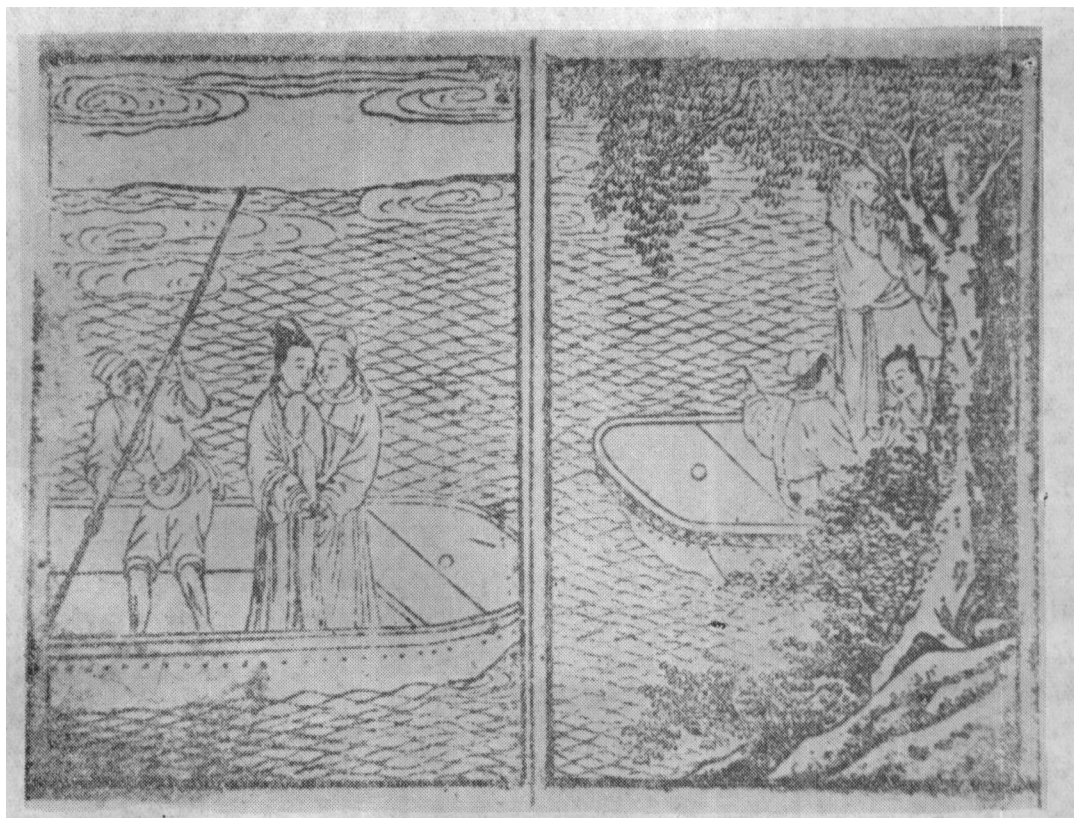


明玩虎轩刻本《琵琶记》



明万历刻本《北宫词纪》中《元宵赏灯》的插图





明万历刻本《玉簪记》中《秋江送别》的插图

氏三页，插图四页，但其中仍有并页之处。数年之后，复得一初印的残本，恰好配成全书。其“南宫词纪”卷四的第四十九页、第五十页各本皆缺者，复于别一本里凑齐之，于是这本百衲衣似的“南北宫词纪”乃终于成为一部完整无缺的本子了。像这样完整的“南北宫词纪”恐怕是很少见的，可能是人间无二的本子也。不讲版本之学的人其能想像得到一书之求全求备，乃艰苦至此乎？这不是什么好奇好事之举，研究元明文学者能舍散曲不谈么？谈散曲者能不备这本“南北宫词纪”么？作为科学研究的必备之书，其能没有最完整不缺的好本子作为研究的根据

么？把这部书好不容易地凑成为完整不缺的一部，当不是什么没甚意义玩弄版本的事。今天中国书店把这部书装订好送来，整旧如新，乃可阅读。于灯下细细翻看，颇自喜慰，遂提笔漫记如上。一九五八年九月三日深夜西谛记。

《图书馆》编者按：西谛藏书题跋一部分已刊载在《劫中得书记》上面，这里所选录的都是从藏书中抄下来的，大部份是建国以后所写的，其中多记续收罕见之本。次序是按写跋的时间先后排列的。